

北史

四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牙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

上饒縣志

卷之八十五

一

元中下

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大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大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知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

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心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土馬沒死大敗而還我擒

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及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崑崙以東為一域者古以南

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
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度
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
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
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
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
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
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
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
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瑪瑙五王舍城得佛經

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嘉公裴矩
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
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
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
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
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摠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
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
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

善善國都杆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
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大延初始

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
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
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別宿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
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
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
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燉煌
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
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
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
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

上隸縣李升
四百二十字

北史列傳六十五

四

元

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十三百二十里真君
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
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執風爲行
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鼻
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
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乘衆內

附

一閼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
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

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馳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梵摩寺即普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

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斛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為害當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為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

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
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
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
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
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
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
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
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
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

嘉靖元年刊

北史列傳八十五

六

三百七十九選

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捷在于
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
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去
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
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
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

晉書山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
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大武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
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初沮渠
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遣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
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珽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
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
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
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
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
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

之開焉耆者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八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
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
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
漢西域長史及戍已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
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
三日行國有八城比日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
沃穀麥一歲再熟宜麩蟲多五果人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
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後有白鹽其

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
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
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
窟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
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
界也太武時有闐爽者自為
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為蠕蠕
所龍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
蠕蠕以闐伯周為高昌王其稱
王自此始也大和初伯周
死子義成立歲餘為從兄首歸
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
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
燉煌人張孟明為王後為
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
禮麴嘉為左右長史二十
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首
請師迎接來舉國內徙孝
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
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
里以儒居之至羊橐水儒遣嘉
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
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
嘉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
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
生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
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
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
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
而自立麴嘉為王嘉字靈
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
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
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為高
昌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
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
日又為噉啞所破滅國人

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為馬者王以主之
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
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接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
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
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
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
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
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
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忙庶是漢魏遺黎
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

懷戀舊令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
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
明帝遣假負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
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
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
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
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
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隕絕至大統十四年詔
以甚世子玄嘉為王泰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
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

城有一十六。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比白王子也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以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書唯每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曹水曹

上饒縣志卷之五

北史列傳卷之五

十

五

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

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高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蕃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

上統縣李刊
四百三十三字

北史列傳八十五

十一

元末

自是歲令貢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負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網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

沃穀有稻粟菽麥黍稷有馬不以為絲唯充綿纈俗
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
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
千二百里恃地多嶮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
萬度歸訂之約齊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
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貞渠鳩口畢那以四五萬
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口畢那衆
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
降服焉耆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
諸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

上歸縣志列
四百二十八字

北史列傳八十五

一二

元

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
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
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
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
人初鳩口畢那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
度歸所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
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
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
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

立白震之後其王頭龜茲無常之於後坐金師子床所履
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刑一
足賦稅準地微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
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麀皮氈
能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羣牛等東有輪臺即漢
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
戎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
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
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
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
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馳馬而還俗性多媮置女市收男子
鐵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葶乳如雞
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
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餽餉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
令更生薄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
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啞遣使朝貢方物是時
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
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數
高瑞孺所侵西徙志嶺一、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大延
二年遣使使者董璠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
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
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
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
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

上鎮縣志

北史列傳卷之五

十四

元帝

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
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黃河
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鏗汗國千里南去朱
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
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
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
山西大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
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
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齋眉以飾朗塗之昱昱然光

澤曰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有大山山傍石皆焦鏽
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
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
餘里見其部人下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
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
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
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
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
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
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

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育風大雪及行
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與官軍
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
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
自後每使朝貢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
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蒲山出
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八里
怛密國都怛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二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之奄茶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

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

上饒縣李州
四百十三字

北史列傳八十五

十六

彥則

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佰利城在怛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

地平正出金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

氍毹毼赤麀皮及薰六樹金蘇合青水等香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

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

能行七百里者官墨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

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
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
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
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
內別有小于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
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
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
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
也國人號王曰鑿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

上鏡錄卷之四

北史列傳卷之五

十七

元中

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
及眾務次有遏羅訶地掌主之內事薛波教掌四方兵馬
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
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
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削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
以為耻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
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
異多以姊妹為妻妻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
為醜穢矣百姓女子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
勲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別

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權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天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牟萬故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旻使通波斯尋使隨旻貢方物伏盧屋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粟栗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屋山

上海縣志卷之二 七 東列傳八十五 元仲

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屋國都伽色屋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屋國南去代一萬二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怛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怛密西去代二萬二千七

百一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一萬四千七
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一萬三千四百二
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一萬三千七百二
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
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
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訶侯都和墨城在莎重西去代一萬三千
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維麻訶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
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訶侯都護深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
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勝頓訶侯都善得苑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
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訶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

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騰監氏城在兜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逐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與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尉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

上漢縣字列
三百九十字

北史列傳八十五

二十

古珍

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犁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湧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都王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

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
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
桑麻人務蠶田多瓊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鬃明珠夜光璧
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
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
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云徙安息西界循
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
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鈎羗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山
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入行以繩索
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止立宮
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
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羗同類焉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土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
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
社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
被服頗與羗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
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二百五十步高八丈自佛塔
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廣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
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
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查園田地濕生稻冬食
芋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為器物市
用錢他畜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
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
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
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馳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
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
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
馬馳騾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
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
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
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
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宜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
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

武時其國三伏施未多遣使獻物自是每使朝貢
按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
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
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山山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
果土宜五穀

噶噶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
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
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按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
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
妻夫無兄弟者每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

二
四百五十五

北史列傳八十五

二十三

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
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
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
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
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馳馬用刑
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
寶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
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二千許皆役屬之號為
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
師子一至高平遇萬俟醜奴反囚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承

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騰伏子統宋雲沙門
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
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
其略云至天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
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
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子闐西其人山居有夾多多林果咸事佛語與子
闐相類役屬噉噉

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
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噉噉

上經卷之四十一

北史列傳八十五

二十四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
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
一道西行向噉噉一道西南趣烏長亦為噉噉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控攝
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
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餘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噉噉
東有鉢盧勒國路峻緣鐵瑣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
等竟不能往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
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
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眼
之以樂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
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
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為噉噬所破因改焉其王本
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能入怨
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
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二百步即謂雀
離佛圖也

上經卷之九

七已列傳八

二十五

卷之九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
不絕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
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
國竝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
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
城多人居大臣二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具花方綾羅
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白巾丈夫翦髮冠袍名為疆國
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小安國那色波國
烏那烏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祇祠將決罰則取

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斤人皆深目高鼻多
鬚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甘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箏篋
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
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馳
驢羣牛黃金硃沙財香阿薩那香瑟瑟麀皮氍毹錦氍毹
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
後遂絕焉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
婁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
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

上

北史列傳八十五

二十六

九

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澆相禽
獸此為異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
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異國可千餘家其國
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石國居於蔥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
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羅盛
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
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
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旬職
攝其國事南去鏃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

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輸石朱砂麝香羣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

貴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鐵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
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馬每一
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
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
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
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
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
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

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
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
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
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
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
自西海以東諸國竝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人文有
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四羊一百口祭之常
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
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三姓昭武亦康
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五千其王坐金羊
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
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渴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二姓昭武亦康國
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
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十
五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渴為隣其王
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二里勝兵
二千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渴二百餘里西去
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上經卷之九

北史列傳八十五

二下九

顏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
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
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
金銀鍍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則有一魚脊
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

粟豆麥饒象馬羣牛金銀鍍鐵氍毹朱沙青
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
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馬座多稻
集安息青木
七百里東去

物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安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
張騫擊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憐之以
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
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効焉西域雖通於魏
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
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
矩方進西域圖記以湯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
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
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

北史列傳八十五

三十

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且契哉古者哲王之
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
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
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時其強盛亦
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即叙
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
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
域關於往漢年址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
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
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卷終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姓郁久間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亦眉
 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木骨間者首禿也木骨間
 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間既壯免奴
 為騎立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
 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

北史列傳八十六

一

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為蠕
 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豹皮冬則徙度漠南夏
 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
 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為二地粟袁長子
 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緡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緡
 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
 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
 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崑崙至
 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
 落請降紇提緡紇提子曷多 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論斛

律等并字營數百人分配諸部經紇提西遁將歸舊處
武追之至跋那山溫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
汗與社論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
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論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
處之南部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論率
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
高車斛律部社論兒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
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頭
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及掠
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為安遠將軍平棘

北史列傳今六

二

侯社論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龍襲黜弗素古
延諸部社論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社論遠遁道武侵
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
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
賜以虜獲遺孺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
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頡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
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論逆戰於頡根河
大破之後盡為社論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
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
磧其常所會庭敗皇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

之於是自號豆代可汗臣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
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丑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
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得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
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母來抄掠駕犂牛奔遁驅犂牛隨之
犂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犂牛易之者蠕蠕曰其
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論學
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天興五年社論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
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遺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
中社論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覺大那

等來奔以入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
陽子三年夏社論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
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論
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女質美好也斛律北弁加術
也骨國東破壁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觝干等
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
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
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
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
欲令汝女為媵遠至他國樹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

穹廬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
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喻破諸
部落社喻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喻子社拔共至叱
洛侯家媼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為主
遣大檀金馬勒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
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
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喻季父僕渾之子
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年汗紇升
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為上谷
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

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墜指者十二三及
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
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
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顏色自若衆情乃
安先是太檀弟大那與社喻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
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
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
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開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
青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介寒山
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

大檀驚北走神麇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安再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咲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孫紹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會輜重輕龍衣之至西木水大檀衆西奔

弟匹黎先典車步之起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漠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虜男女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既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救

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徧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

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具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

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且挺遁走，追至額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逃遁，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介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

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口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言息茲言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

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遂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來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食肉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

北史列傳八十六

交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謫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鼎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厩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輪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大平元年豆輪性殘暴好殺其名臣侯鑿堊石洛候數

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僅豆輪怒誣石洛能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為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輪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為主豆輪與叔父那蓋為二道追之豆輪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輪類為阿伏至羅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為天所助欲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為臣不可焉能為主衆乃殺豆輪母子以尸示那蓋乃龍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

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統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蕃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尔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拔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

遂停寢醜奴壯健苦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
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其種者
國遂疆盛二年又遣使侯斤尉比建統兵勿六跋革顧禮
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
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
祕豆嶮之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嶮之妻侯呂陵氏生
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
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
託神鬼先常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一八五
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

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怕在天上
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
敷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
是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怕在地萬家不寧上天上
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
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
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真列等絞殺
地萬醜奴怒欲誅真列等又阿至羅維侵醜奴醜奴擊之軍
敗還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為主阿那瓌

五經十日其族兄侯力發示發率眾數萬以伐阿那瓌
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侯呂陵氏及其
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
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
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
郎元纂在近郊竝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
引從五品已上清宮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
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
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
二叔升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

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
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在於阿那瓌弟
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啓立於座後詔遣舍
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
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
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遠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
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滿越山津
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
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
遣輩顧禮等使來大魏每欲虔脩藩禮具以管道芝其使

之日臣與主兄等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
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
臣爲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棄卒輕身投
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
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
分張本國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
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
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以雪
六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
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

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
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輅蓋祿從儀衛
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
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
軍元叉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
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
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
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
具露絲銀纏梨二張并白眊赤漆梨十張并白眊黑漆梨
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並四黑漆弓

七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
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蒲緇被褥二十具私府繡袍一領
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千段
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
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
石榛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二枚各受二斛黑漆
竹襜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
犍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
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祭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
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

奔地豆干為其所殺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
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
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
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
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
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
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
汾侯斤丘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
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為
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

阿那瓌等七月阿那瓌等云投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薄
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
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嚮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
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積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
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駟
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資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
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
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
欽侍中元又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
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

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
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
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鄯一處寬平
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
各令摠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
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
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
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以州鎮上佐漣程給糧送詣
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

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騁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噉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為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眾大饑入塞寇抄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

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於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眾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那瓌拜受詔命勒眾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剋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叉閻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輩鳳景等朝貢及還明帝詔之曰北鎮羣狄為

不怠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以言念誠心無忘寢食
今知停在朔垂與尔朱榮隣接其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
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爲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
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
朝貢建議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
主阿那瓌鎮衛北荒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
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旣篤勲緒莫酬被宜櫛以殊禮
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
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
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

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
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爲化政公主妻阿
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加以金帛誘之阿
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
爲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
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葦又
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溫臣拔等神武以
阿那瓌狡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牙駒北還以通溫
臣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臣拔等不存旣見
元駒微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牙駒等朝貢由是

猶夫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府
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說之云文帝及周文既
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妾以踈屬假公主之號嫁彼為
親又阿那瓌度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南進
此其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佞者
破亡歸命魏朝深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之兼詐阿那瓌
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為蠕蠕主所獲云蠕蠕
主問之汝從高王為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
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
義彼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且見討伐且守逆一

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以存和睦當
天子以懿親公主結成姻媾為遣兵將伐彼叛臣為蠕蠕
主雪恥報惡徽纂既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
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俊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
因為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
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
阿那瓌遣莫何去折五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
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
封為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五渾十升請
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間磴渾

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疋以爲娉禮請迎公主詔兼
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
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
久問匿伏後利阿夷普掘捕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
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
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比自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
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
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爲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
登郁久問壁言屈侯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
阿那瓌有愛女號爲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

北史列傳八十六

十八

靜帝間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發郁久問汗拔
姻婭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度
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
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疆域稍敢驕大禮敬頗
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
爲秦州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單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
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
中黃門之屬以單爲祕書監黃門郎掌其文墨單教阿那
單轉至不遜每奉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
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恭

辰及環從弟登注侯利登江子庫提並擁眾奔齊其餘
眾立注次子鐵代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
北鐵代尋為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
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
攻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紇蠕蠕廢其主庫提立
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
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
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
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黃州瓜堆虜散走時大軍
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万四面圍逼帝神色

自若指畫形勢虜眾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
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二万餘人五月帝
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眾東徙將南侵帝帥
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
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窮
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為
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
既恃兵彊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
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譏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二千餘
人什突厥使於青川外斬之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彼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鹿立本名犯道武諱莫鹿遣弟屈雲攻慕容鹿慕容鹿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鹿於棘城復爲慕容鹿所破時莫鹿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莫鹿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鹿於棘城鹿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與我必爲人患宜先取之

滅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通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鹿乘勝遂進及晨而至鹿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擊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指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貢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鹿鹿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堡澆水固壘不戰遣其

兄悉跋堆襲魔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魔又攻乞
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
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
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
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代晃而莫渾荒酒
縱獵爲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
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
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曰陸眷因亂被賣爲漁
陽烏九子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

庫辱官猶無乃唾曰陸眷口中曰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
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
庫辱官以曰陸眷爲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
至疆盛曰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
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
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已
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
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
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疋禪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
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

備之意勒因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美歡約爲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後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遼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及磾與劉琨世子羣奔喪疋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疋磾劉羣爲末波所獲匹磾走還薊懼琨禽已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疋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距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疋磾

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鴛于樂陵破之生禽文鴛疋磾遂率其屬及諸鳩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於平岡山遂投慕容皝見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也合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并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皝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鮪雋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欲与天而終
世狼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野北方以爲首單丁
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
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
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
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
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
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
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
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
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

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
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
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踣踞褻黷無所忌
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今
女黨恣取上馬祖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
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
女相將持馬酪孰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
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旣而夫黨還入其家
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弟兄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
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

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集之移去來歲秋馬肥
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
夜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棗回豎之
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
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
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
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
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
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
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

西北百餘里部落疆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
道武襲之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
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
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分命諸將
爲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鞬水西北徇略
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二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
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
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
列周十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
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高車

姪利曷莫弗敕力捷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捷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愾且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論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論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與衆掩擊之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捷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

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表統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巴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巴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

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
于幾甌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
會走馬殺牲游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
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
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游踐金
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
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人蠕蠕尋悔相率
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
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
阿輪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

乞表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
豆輪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
窮奇俱統領軍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輪犯
塞呵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
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音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
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
居北窮奇在南豆輪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
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
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
爲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將于提往觀虛實

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貢
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
一具雜綵百匹窮奇後爲噉達所殺虜其子孫俄突等其
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
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
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
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噉達伐高車將
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旣立
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
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之曰卿

遠據沙外類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噉達吐谷
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
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
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
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
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
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
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
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
赤紬十四雜綵六十四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

真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
奴繫其兩腳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
衆悉入嚙達經數年嚙達聽彌俄突弟伊訥還國伊訥既
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
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訥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
投涼州正光中伊訥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
褥鞞鞞一副織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
十枚詔給之伊訥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訥而
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訥子比適復殺越居
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
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
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
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唇齒不供職事登國二年道武親
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
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去星而還又有絕突隣與絕奚世
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登
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麟率師來會大破之絕突
隣大人屋地鞬絕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
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
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絕突

大志伏見其師

隣部帥匿物尼絕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
安公元順討之不剋死者數千人道武開之遣安遠將軍
庫兵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
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
武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薛于部常屯聚於三城
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
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
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
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
擊曹覆復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

北史列傳八十六

二十九

玉甫

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
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
服之及平統萬薛于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帥屯山鮮卑
別種破多蘭部示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壯力勇劫掠
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元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
常山王遵討之放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
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為赫連屈丐所滅又黜弗
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
千騎龍套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
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
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鄯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
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
醜目小為大風馳鳥赴儵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
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
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
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狴疆弱之由猾虜服叛之迹
故備錄云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北史列傳卷六

三十一

此處為書中其他列傳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